卧游录

祝振玉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已是一个卧游的时代，出门不再有必要，人们可以改换一种新的方式，探寻更富有品质的室内生活。其实早在18世纪，法国作家塞维尔·梅伊斯特在其《我的卧游之旅》一书中就已提出，人生体验取决于自己的心灵。心灵丰富，斗室也能放眼天下；心灵贫乏，走遍天下也枉然。这，大概是“境由心生”的另一种解释。

不过，影音传媒再怎么生动逼真，都难以替代人们身临其境，与山水自然产生的互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仅看影视是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卧游终究不能替代旅游，“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宋代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谁又能阻挡人们奔向春天的脚步？所以，一个热爱生活向往自然的人，不能没有诗与远方！

春天已像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来了，跳着，笑着，唱着，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每天都出落成新模样，妆扮成新面容，尤其是金碧迷离的油菜花，似乎让我们闻到满屏的芳香。春山如黛，春水如碧，春草如茵，春色让我们心驰神往。但是，病毒和疫情阻挡了我们奔向春天的脚步，我们人类是否应该通过这次疫情，感到地球村存在的危机，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呢？

六百多年前，明朝开国重臣刘基（伯温）写过一篇短文《天地之盗》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文章开始，即当头棒喝陶醉于“万物皆备于我”的人类。天地自然是自在之物，它不为尧生不为桀亡。将人喻为天地之盗，是因为人类依赖、取用自然，并没有取得造物主的授权和同意。但人类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得不依赖天地自然所有一切来生存。在这方面，作者认为只有尊重高尚的圣人才能高瞻远瞩，懂得尊重、利用天地自然的规律，来为人类服务。如果只知索取甚至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戕其生而弗之恤”，天地之气就会失调至壅塞，产生“三光荡靡，五精乱行，昼昏夜明，瘴疫流行”（刘基《天说下》）等灾害。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难道不应视作天地自然的警示吗？所以，人类不能心安理得地仰赖天地，欲享自然的赐予，还意识到自身负有辅助天地裁成万物的责任，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从竭泽而渔的破坏开发中解脱出来，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美好家园的建设者，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如此，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也算是宅家卧游，“澄怀观道”的体会吧。

站在阳台上，环顾四周的通衢大道和水泥森林，我们身处蜗居却心存山水，人们在热切等待病毒透明形势河清的一天，哪怕是绿野平畴，远树含烟的江南风光，抑或是低矮柔绵的江苏常熟虞山，也有细雨葱茏和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别样景致呢！到那时，我们还是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打点行装，投入自然的怀抱，享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那种人与自然相亲的感觉。至于卧游的记忆，还是完璧归赵，仍旧还给古人吧。

又想也是，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靠当时的轿舆车乘骏马舟船，人们所至十分有限。特别是嵒崎峻峭风光无限之处，仅靠徒步跋涉徒手攀援，更是难臻其极。于是，宗炳将自己因老病宅在家里看看图画的无奈之举，美其名曰“卧游”，实现以静驭动，神游天下，这可算是他的一大发明。没有舟楫车马之劳形，也无喧嚷酬酢之耗神，面对尺幅山水，可以心骖八极，思接千载，岂不美哉！更何况，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采用散点透视，允许打破时空界限，让画笔随意挥洒，使人们在斗室之中，也可以卧游五岳，坐拥百城，怀抱山川，一览天下，同样感受“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的豪情和意趣。岂不快哉！

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好清谈，论虚辨无，宗炳承其余绪，卧游之际，也不忘卖弄玄机，称其神游四方的目的是“澄怀观道”。还有所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将居家赏画面壁山水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把蜗居一隅脱离现实美化成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岂不妙哉！

所以，“卧游”之语一出，如风行水上，空谷传声，引起后世文士画家广泛的关注和响应。因为它为文人墨客丹青里手，冲破客观生活的羁绊和现实的约束开辟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和艺术空间。从此，古人的卧游图、卧游诗层出不穷，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收藏有南宋的《潇湘卧游图》。元赵孟頫《卧游图》卷，楚天清晓秋”（《题来元晖山水》）抒离思别愁；倪云林“一畦畦菊为供具，满壁江山作卧游”（《顾仲贤来闻徐生病差（疾）》）写隐逸情怀；清初程正揆一生画了五百卷《江山卧游图》；画僧梵我早年曾参加南明何腾蛟的反清队伍，晚年坐卧林泉，作《卧游图》韬晦避世，寄托故国之思，前朝之悲。甚至还有宋代秦观因卧游而治愈其腹疾的记载：据其《书桐川图后》，宋仁宗元祐三年（1088），他在汝南郡做学官时，得病疾卧病舍中，好友名医高仲仲带来了唐代王维名作《辋川图》来探视，称览之可疗疾。秦观遵嘱日日卧游神往，心折于其中之诗情画意，几天后居然神旺气顺，肠疾顿消。

卧游是古人的发明，如今我们因为疫情危急禁足宅家，与电视相伴，用互联网获取各种资讯，也与之相仿佛。不过，我们现在的卧游条件与古人相比，不啻霄壤。现代的媒体可以让我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我们只需一根网线，便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即使在家里，所获取的各种资讯也比古人走南闯北一生都丰富。借助电视与互联网，我们无往而不达，不仅国内山川尽收眼底，异域风情也了如指掌。以致有人认为是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已是一个卧游的时代，出门不再有必要，人们可以改换一种新的方式，探寻更富有品质的室内生活。其实早在18世纪，法国作家塞维尔·梅伊斯特在其《我的卧游之旅》一书中就已提出，人生体验取决于自己的心灵。心灵丰富，斗室也能放眼天下；心灵贫乏，走遍天下也枉然。这，大概是“境由心生”的另一种解释。

不过，影音传媒再怎么生动逼真，都难以替代人们身临其境，与山水自然产生的互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仅看影视是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卧游终究不能替代旅游，“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宋代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谁又能阻挡人们奔向春天的脚步？所以，一个热爱生活向往自然的人，不能没有诗与远方！

春天已像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来了，跳着，笑着，唱着，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每天都出落成新模样，妆扮成新面容，尤其是金碧迷离的油菜花，似乎让我们闻到满屏的芳香。春山如黛，春水如碧，春草如茵，春色让我们心驰神往。但是，病毒和疫情阻挡了我们奔向春天的脚步，我们人类是否应该通过这次疫情，感到地球村存在的危机，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呢？

六百多年前，明朝开国重臣刘基（伯温）写过一篇短文《天地之盗》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文章开始，即当头棒喝陶醉于“万物皆备于我”的人类。天地自然是自在之物，它不为尧生不为桀亡。将人喻为天地之盗，是因为人类依赖、取用自然，并没有取得造物主的授权和同意。但人类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得不依赖天地自然所有一切来生存。在这方面，作者认为只有尊重高尚的圣人才能高瞻远瞩，懂得尊重、利用天地自然的规律，来为人类服务。如果只知索取甚至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戕其生而弗之恤”，天地之气就会失调至壅塞，产生“三光荡靡，五精乱行，昼昏夜明，瘴疫流行”（刘基《天说下》）等灾害。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难道不应视作天地自然的警示吗？所以，人类不能心安理得地仰赖天地，欲享自然的赐予，还意识到自身负有辅助天地裁成万物的责任，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从竭泽而渔的破坏开发中解脱出来，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美好家园的建设者，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如此，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也算是宅家卧游，“澄怀观道”的体会吧。

站在阳台上，环顾四周的通衢大道和水泥森林，我们身处蜗居却心存山水，人们在热切等待病毒透明形势河清的一天，哪怕是绿野平畴，远树含烟的江南风光，抑或是低矮柔绵的江苏常熟虞山，也有细雨葱茏和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别样景致呢！到那时，我们还是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打点行装，投入自然的怀抱，享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那种人与自然相亲的感觉。至于卧游的记忆，还是完璧归赵，仍旧还给古人吧。

南京出版社2012年出版有王本兴氏所著的《江苏印人传》，聊加翻阅，忽于目录见有“王馨”条目，心为之怦然。然而，笔者向未闻王馨先生有印名，抑有与其同姓名之印人欤？心颇疑之。乃循目录而至第三十五页正文，读之实令笔者舌桥难下。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王馨（1888—1969），现代篆刻家。原名鼎，字佩珊，号瓠庐。江苏苏州人。曾任震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

王馨先生自幼生长在文化氛围浓厚的苏州古城，生性好学，喜爱读书通古，亦喜金石书画，聪慧敏学，博通六书。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并始终深入研究书画、金石艺术，对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的造诣很深。他的书法擅长小楷，无论尺牍小品、信手小札，蝇头神采，皆写得清俊秀雅，挺拔多姿，别具一格。

他的篆刻宗法汉印，直追源头，初时常认真临汉，细心揣摩，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布白、奏刀篆刻方面的技巧与经验。所见朱文印清古朴，舒圆转；所见白文印浑厚凝重，天趣自然，十分耐看。著有《海粟楼论书选辑》行世。

文中所述生平学术履历皆是，则此非王馨先生其谁？未述其“印风”亦煞有介事，并附“平生所好”，“鹤巢”“王鼎”印文三枚（图①），“有图为证”。那么，笔者为何会有此论呢？原因在于，王馨先生能治印之事，诚闻所未闻，说“他的篆刻宗法汉印”就更无从谈起。将他赫然列为“现代篆刻家”，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么，作者的依据又是什么？谛视所附三枚印文，笔者不禁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来。

1999年苏州市文联和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编一本《苏州书法五十年（1949—1999）》。该书有“已故书家”

沈建中

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人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颍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颍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颍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敬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叫他“邓老师”。见面坐下，他喜欢哼几句“上海闲话讲勿来”的童谣，对沪上井井有条的观察细致，多有精辟见解，开玩笑说，阿拉北京人奔东跑西、朝北向南，清清爽爽；依上海人只会大转弯小转弯，没有方向感。让我忍俊不禁。他谈起数年前谋求调回北京教书，就差一点没能办成，神情伤感。我说“您来上海，您还没出生呢”，他唉声叹气地说：“还不习惯”，又说“太逼仄了”。他录诗赠给“忽思余落魄江乡已三十余年矣”，又“看云海上海几经年，望断京华故国烟”。真是这样啊，那年头生活工作的环境狭窄，又压抑多年，“人盯人”计较习气泛滥。当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许多自觉才能和专业被埋没者都寻找各种关系，盼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

我刚学会用“双鸽”打字机时，他给我一叠文稿，就是为长篇的《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我连续打了四个晚上，又花两个晚上校对，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论文”竟能如此写。那是初秋的事，国庆节后他就去北方出差了，说去山西又到北京，因之许久未见。大约一年后我上班时，总务大叫有电话，跑去接听，传来邓老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有稿费在他那里，因学校评职称，他已回校，很少进市区，明天他要到上海院开会数天，可清晨在外滩43路起点站见。这令我很高兴，添置的海鸥牌相机正嗷嗷待哺，洗印急需费用。感动之余，带上两沓文稿致谢。聊了半小时，他还欣喜地说“清代物价”已刊出。后来去过他在河间路的学校宿舍。往后他有三四年出任电视剧《红楼梦》“民俗指导”，游走各地拍摄现场工作，谒见更是稀少。然在报刊上时而读其音尘，“夜报”上能读到他的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沈建中

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人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颍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颍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颍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敬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叫他“邓老师”。见面坐下，他喜欢哼几句“上海闲话讲勿来”的童谣，对沪上井井有条的观察细致，多有精辟见解，开玩笑说，阿拉北京人奔东跑西、朝北向南，清清爽爽；依上海人只会大转弯小转弯，没有方向感。让我忍俊不禁。他谈起数年前谋求调回北京教书，就差一点没能办成，神情伤感。我说“您来上海，您还没出生呢”，他唉声叹气地说：“还不习惯”，又说“太逼仄了”。他录诗赠给“忽思余落魄江乡已三十余年矣”，又“看云海上海几经年，望断京华故国烟”。真是这样啊，那年头生活工作的环境狭窄，又压抑多年，“人盯人”计较习气泛滥。当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许多自觉才能和专业被埋没者都寻找各种关系，盼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

我刚学会用“双鸽”打字机时，他给我一叠文稿，就是为长篇的《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我连续打了四个晚上，又花两个晚上校对，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论文”竟能如此写。那是初秋的事，国庆节后他就去北方出差了，说去山西又到北京，因之许久未见。大约一年后我上班时，总务大叫有电话，跑去接听，传来邓老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有稿费在他那里，因学校评职称，他已回校，很少进市区，明天他要到上海院开会数天，可清晨在外滩43路起点站见。这令我很高兴，添置的海鸥牌相机正嗷嗷待哺，洗印急需费用。感动之余，带上两沓文稿致谢。聊了半小时，他还欣喜地说“清代物价”已刊出。后来去过他在河间路的学校宿舍。往后他有三四年出任电视剧《红楼梦》“民俗指导”，游走各地拍摄现场工作，谒见更是稀少。然在报刊上时而读其音尘，“夜报”上能读到他的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沈建中

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人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颍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颍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颍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敬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叫他“邓老师”。见面坐下，他喜欢哼几句“上海闲话讲勿来”的童谣，对沪上井井有条的观察细致，多有精辟见解，开玩笑说，阿拉北京人奔东跑西、朝北向南，清清爽爽；依上海人只会大转弯小转弯，没有方向感。让我忍俊不禁。他谈起数年前谋求调回北京教书，就差一点没能办成，神情伤感。我说“您来上海，您还没出生呢”，他唉声叹气地说：“还不习惯”，又说“太逼仄了”。他录诗赠给“忽思余落魄江乡已三十余年矣”，又“看云海上海几经年，望断京华故国烟”。真是这样啊，那年头生活工作的环境狭窄，又压抑多年，“人盯人”计较习气泛滥。当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许多自觉才能和专业被埋没者都寻找各种关系，盼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

我刚学会用“双鸽”打字机时，他给我一叠文稿，就是为长篇的《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我连续打了四个晚上，又花两个晚上校对，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论文”竟能如此写。那是初秋的事，国庆节后他就去北方出差了，说去山西又到北京，因之许久未见。大约一年后我上班时，总务大叫有电话，跑去接听，传来邓老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有稿费在他那里，因学校评职称，他已回校，很少进市区，明天他要到上海院开会数天，可清晨在外滩43路起点站见。这令我很高兴，添置的海鸥牌相机正嗷嗷待哺，洗印急需费用。感动之余，带上两沓文稿致谢。聊了半小时，他还欣喜地说“清代物价”已刊出。后来去过他在河间路的学校宿舍。往后他有三四年出任电视剧《红楼梦》“民俗指导”，游走各地拍摄现场工作，谒见更是稀少。然在报刊上时而读其音尘，“夜报”上能读到他的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沈建中

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人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颍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颍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颍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敬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叫他“邓老师”。见面坐下，他喜欢哼几句“上海闲话讲勿来”的童谣，对沪上井井有条的观察细致，多有精辟见解，开玩笑说，阿拉北京人奔东跑西、朝北向南，清清爽爽；依上海人只会大转弯小转弯，没有方向感。让我忍俊不禁。他谈起数年前谋求调回北京教书，就差一点没能办成，神情伤感。我说“您来上海，您还没出生呢”，他唉声叹气地说：“还不习惯”，又说“太逼仄了”。他录诗赠给“忽思余落魄江乡已三十余年矣”，又“看云海上海几经年，望断京华故国烟”。真是这样啊，那年头生活工作的环境狭窄，又压抑多年，“人盯人”计较习气泛滥。当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许多自觉才能和专业被埋没者都寻找各种关系，盼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

我刚学会用“双鸽”打字机时，他给我一叠文稿，就是为长篇的《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我连续打了四个晚上，又花两个晚上校对，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论文”竟能如此写。那是初秋的事，国庆节后他就去北方出差了，说去山西又到北京，因之许久未见。大约一年后我上班时，总务大叫有电话，跑去接听，传来邓老师热情洋溢的声音，说有稿费在他那里，因学校评职称，他已回校，很少进市区，明天他要到上海院开会数天，可清晨在外滩43路起点站见。这令我很高兴，添置的海鸥牌相机正嗷嗷待哺，洗印急需费用。感动之余，带上两沓文稿致谢。聊了半小时，他还欣喜地说“清代物价”已刊出。后来去过他在河间路的学校宿舍。往后他有三四年出任电视剧《红楼梦》“民俗指导”，游走各地拍摄现场工作，谒见更是稀少。然在报刊上时而读其音尘，“夜报”上能读到他的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先生性情淡远，专注治学写作，且交游甚广，无论在故乡京城还是侨寓申城，从沪东到沪西，各路人马皆“老少无欺”相待。1990年代中期，他大都早晨上班前打电话约聚，有次来沪说下午在愚园路见，晚上随他去中山公园附近聚餐。我略显迟疑，他大声说：头回生两回熟，不要太拘谨，稍微有点江湖气吧。我深知他偏好交游者雅士，尤其京城平伯、重梅、刚主先生，沪上赵潜、从周先生，杨苏西野先生诸位，诗词唱和，时相唱和。他写得一手行书好字，颇有“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笔法。他的楷书鲜见，但格调清醇，颇有其寓所挂着的叶圣陶、俞平伯书作和陈从周墨兰之气息，令我不胜向往。当得到张佛千散名联，便央求先生法书楷体，什袭而藏。

多读其作，可体会到他运用阅读积累的既有细节又富趣味的笔记作为谈资来下笔，引证史书文献每每如拾地芥，以见源流，以明脉络。其用功之勤、征引之富，皆因读书既多且精，如今我仍好读其著《清代八股文》。

先生所作向来为读书界所重，多位前辈为其书题签作序，于他而言是友情馈赠，而对读者则是难得的“导读”。在继王西野赞扬“比一般的研究著作，读起来要有味得多”，周汝昌赞叹“再过一些年，连云港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陈从周赞赏“正史所未及者，云乡之有，言其为史笔亦可

沈建中

沈建中

言。他竟不动气，拉着我到人口处，抢先买了门票，进园边走边说“不怪门卫”，又笑谈撞上的“尴尬”故事，那种淡定风度，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堪称盛事的七次“豫园雅集”，由他承担全部安排，然他从不居功，一再说“雅集费用均有颍南兄提供”。有次散席，他带我陪护起潜老人回家，在车上很为周氏花费感动，亦抱怨“斩风”流行，末了叹道：有人吃完嘴也没抹就说颍南有钱。这不是有钱无钱的事，从前学者教授请两桌客没问题，近年已无此实力，颍南深知这点，每次来沪设宴，完全出于对文化前辈的真挚敬仰。

他生肖属鼠，比我年长三轮，我起初